大 江 東 去 ⊙ 艤 棠

瀛苑副刊

發現一尊菩薩，流落在長堤夜市裡。

那是一個拍賣東西的地攤，販子正在大聲吆喝著。一個號稱價值三百九十元的鬧鐘，最終以五十塊錢廉價賣出，呈現在販子臉上的是百分百的傷心欲絕。那個據說是同情心過剩的我，卻在一旁冷血的低笑，因為他拙劣的演技。「說穿了也沒什麼，不過是為了掙幾個子兒度日子的市井小民罷了，不是嗎？」為了臉上的那抹嘲弄，不安的告訴自己。一捲涼冽的海風掠過，好似呼應著我對那名販子的感覺，彷彿淡漠，卻也瑟然。

接下來拍賣的東西，當場我的冷笑僵在臉上。那「東西」是尊菩薩。

「水晶砂製成的菩薩，瞧瞧，多美麗、莊嚴啊！外面一個要賣好幾千元；現在，喊到最高價的人不僅可以把祂帶回去，而且，只要喊價就送你一部玩具車！」販子操著閩南語如是吆喝。這回，有了玩具車的獎勵，眾人果真是「奮不顧身」的喊出價錢。「三百塊」，一名婦人以最高價獲玩具車一部；接過車，婦人閃身消失於人群中，留下尷尬的販子與那尊菩薩……。望著祂，我僵在臉上的笑容碎成片片；難道，菩薩在那婦人眼中，只是一個工具——一個用來拿到一部值不了幾個錢的玩具車的工具？垂下眼，我不敢直視祂的眼睛。

遍尋不著那名婦人的蹤影，販子於是決定將那尊菩薩賣給出價二百五十元的男子；然後，便聽到了好幾聲「好便宜，我也要一隻！」販子順應眾人的要求，「也給他們一隻啦！」他說。「一隻？！」菩薩是用「一隻」來算的嗎？

眉頭像自己有意識似的圍著這不敬的數詞而開始堆積若山。

自小，父母就教導我要敬神尊天。幼時，大抵是為了怕觸怒神威而戒慎；及長，則是因感激祂們給我這樣好的雙親及平順的二十個年頭而恭謹。可，在這些人身上，我絲毫見不著所謂「尊敬」的痕跡，不論是因懼而尊或因感而敬。那尊菩薩，在販子眼中，不過是件掙錢用的商品；對買家而言，是否也只是覺得買個價廉物美的擺飾？當信仰成了廉價拍賣的交易物，當神像成了可有可無的裝飾品，我不知道，至高無上的神祇是否也會為此傷心哭泣，抑或，祂對這群自稱靈長的動物已灰了心？

一尊水晶砂塑成的菩薩，所有的人看來，祂不過是件廉價的商品。無聲的問了祂是何感覺？千年如出一轍的笑與若有所思的眼光。祂，不語。

鬧哄哄的，下一個被拍賣的是笑咧了嘴的彌勒；看看架上，關雲長正氣依舊凜然。在理智瓦解前，轉身離去；同行的人開心的直說好玩，我的心情卻鬱悶得有如漫無邊際的夜那般深……。

那晚，在夢中哭泣了一整夜，對著諸多神祇。